

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一合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重点作家专卷

I247.7
252
:43

— 合 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目 录

黑脸	(1)
隐匿与搜查	(197)
未婚妻	(287)

一
合
卷

黑 脸



上

词典曰：黑脸，即黑头，起初专指扮演包公的角色……姜瑞峰曰：违法违纪和腐败分子是老虎的脸、耗子的眼、泥鳅的脾气、兔子的胆；我们纪检干部是包公的脸、猎人的眼、海瑞的脾气、狮子的胆。

——题记

一、跪

一个人在把自己折迭成 L 形的时候“扑通”一声。

姜瑞峰先听到声音，后看到形状。

L 形顶着一张树皮脸，满面污黑，衣冠不整。嘴在不停地开合，声音宏亮。

L 形被抻直了，但声音不停。

声音变成了电影胶片，在姜书记眼前拉，全是精彩镜头：

炕角子上有一团棉被在颤抖。警察上前把棉被一抻，露出一瘦弱女人，使劲蜷缩着，但已不能再小，况



一合卷

且炕上没有缝，钻不进去。两只裸露的腿频率很高地振荡。警察伸手拽。一个干瘦老妇女搂住了她的胸，一个发育不甚丰满的小女子抱住了她的腰，一个男孩抱左腿，一个女孩抱右腿。警察拽不动。也不是真拽不动，一男四女的哭喊交响乐厉害，再加上匆忙披挂不甚牢固的内衣。

那时他在炕下，窸窸达达，吹胡子瞪眼，嗷嗷叫。

但拽人的警力还是增加了。

他就往外闯，想求助躺在柴草堆上的一把斧。两个警察象两扇门一样把他关住了。他就当机立断，“扑通”一个 L 形，又一倾，升级为 Z，“咚！咚！咚！”用头捶击大地。局长！局长！你们这是干啥啊！副局长说这是执行公务。

三个警察费了好大劲才把五个互相缠绕的人撕开，瘦弱女人便身体悬空，脚不沾地地出了房门。此时她已非常镇静，既不抖，也不颤，微闭双眼，目空一切，任凭几只手在她身上发力，使她飘起。

她昏过去了。

刚被撕扯开的老老小小没有了这种待遇，跟在后面，跌跌撞撞，连滚带爬，披头散发，吱哇喊叫。

老妇呼：“娥啊！娥啊！”

小女子叫：“妈啊！妈啊！”



男女小孩喊：“姥姥！姥姥！”

唯有他精神百倍，前窜后跳，发表演说，语言极其恶毒，煽动群众斗干警。

“嘴电影”从早晨一直演到下午。当然他早已不再呈L形。

老姜把他待如上宾，斟茶倒水，管吃管住。

李海恩说，自从那天抓人我才学会了跪。

姜书记说，不要跪嘛！到底谁该给谁跪还说不清呢。

姜瑞峰却习惯了这种L礼节。有太多的人在他面前做。他想无论多么传统、多么国粹、多么膝盖发软，能这样一屈者也很不容易，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是不肯把自己降低一半屈下去的。

老姜害怕这种跪。

一个跪，一个冤！

但这又证明老百姓还信得过他这共产党的官，有冤还敢向他诉，还屑于向他诉。

他实在担心老百姓的心死。

越级上访的还少吗？那就是对你地方官死了心了，不相信你了。还有的连越级上访也不访，整个失去信心了。因为反映到中央，领导做了批示，让下边调查清楚，下边立刻就“调查清楚”了，只是“清楚”到反面



一合卷

去了，把你的冤给否了。你不冤，你无理取闹，你吃饱了撑的，你有毛病，你上访有瘾，你是上访专业户！

面对跪拜者，他心情复杂。

我不是人民的勤务员吗？我不是公仆吗？公仆却让主人下跪，而且受之泰然？！

还是别唱高调吧！我是什么，你是什么，人民最清楚。

我是什么？

你不要回答。让老百姓说。老百姓说你是个啥，你就是个啥。

有这勇气吗？

为了过好这个关口，姜瑞峰物质上尽量亏着自己，欠着家庭。可是精神上所得极为丰厚，万民称颂他为“包青天”、“当代包公”，匾额锦旗送了一屋子。他不热衷于这个，但这个热衷于他。

有的人热点与他不同：华屋、豪车、金钱、美女。为了这些，不惜贪赃枉法，索贿受贿。几万几万地捞，花不完，用不尽，便用各种方法“坚壁清野”，包括把钱冻在电冰箱的肉块中。这就是幸福。任人指着脊梁骨骂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！

物质的世界，商品的经济，不是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喽！富裕，豪华，小康，这是目标，这是方向！谁还待



见你穷，或者高抬一点，俭朴，你那是活该，没能耐，装样子，极左！

姜瑞峰是从魏县被赶出来的。秉公执法，为民请命，得罪上层，伤人太多，就从魏县被赶到永年县。

一辆双排座的汽车就把全部家当拉来了！一张瘸腿桌，两副木板床，三个行李卷，外加两口缸，一只盛咸菜，一只盛水，还有一只猫。

妻子下了车傻愣愣地抱着猫坐着。猫是老姜的好朋友。

他惩贫官，它拿耗子。

凡是想干出点事业的人，一般都不顾家，他也是，他就让猫代替他跟老婆作伴。

老婆可怜啊！你看她那没有眼神，没有表情的样子，多让人心疼！多让人难受！那都是坏人给吓的。跟着我她算倒霉了。我处理人，人家不满意，就报复，就要挟，就用她当“人质”。过去她可不是这个样子啊！大眼睛滴溜滴溜乱转，很有神韵，向你一笑俩酒窝，别提多可爱了。

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也跟她和猫在一起。

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瘦。没办法，工资不够花，家小都是农业户口。要想够花就得贪占，他不能啊！他就是惩治违法违纪的，自己还能违法违纪？



多么简单的道理！

有的人就是不懂，拿贪赃枉法不当回事。对于不贪赃枉法的，反而不理解，不相信，说你是装样子。

这样子不装行吗？靠那点工资怎么能“先富起来”？而有的人就是“靠那点工资”自豪地加入了“一部分人”行列，先富起来了！

富得不地道！资本家的财富是自己挣来的，你不是。

我不是极左，我是没辙。国家还没有给我这级的干部开很高的工资。国家倒很想给穷干部多开点工资，国家的心善着呢，不是也没辙吗？

说得好，为了富起来，咱也得采取点手段了，那就是先把贪官污吏惩治惩治。惩腐倡廉，百利而无一害。

他理直气壮，干得那叫欢！所以就落了个被撵出来，就落了一缸咸菜。

心里干净。

此刻姜瑞峰很愤怒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又是一个冤案。

柴清娥被李想梅抠瞎眼睛，柴清娥是原告，但告来告去，成了被告。

柴清娥被抓进看守所。

这是生活中的魔术。



当时谁也没料到柴清娥会被抓，大家都看到了那场“武斗”，清楚得很。

李想梅带领四个儿媳、一个闺女，外加亲家母，共七员女将从东头过来了，一路走一路骂。

柴清娥得到邻居的报信，也怒气冲冲地跨出家门，临走还呵斥了老伴李海恩一句：“你就在家里窝着吧！”

她也是一路走一路骂。

她是顺着胡同往南走。

东边来的人马到了胡同口，就顺着胡同往北走。

互相看到了目标，骂声便更高，手势也更夸张。

把巨大的仇恨灌注在骂词中，互相喷射。这是女性生殖器的大展览，大受难。还要配以动作，身体的，手势的。越来越近了，继续身体的，手势的。“抠她的臭×！”“日你个臭×！”互相一下子一下子抠过来，日过来，谁也不肯示弱。

在相距一臂长的时候，抠的占了便宜，抠到眼睛里去了，湿漉漉的，热呼呼的，很滑，很粘，就把手指一弯，又一带，很漂亮地完成了抠，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失误。正准备抠第二次，再解一次气时，柴清娥却倒下去了。

装的，老东西多会装啊！打她！就有掰手指的，掐脖子的，揪头发的，拧大腿的，扭胳膊的，踢屁股的，



一合卷

乱箭齐发，趁势踏漏船，一人一个招式，都拿老东西的身体出气。

其实到这时候也没有多大气了，是在显示力量，是在发泄愉快，是在做给全村人看。

全村人确实在看。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人们还守着老规矩。冬天五点多钟正是黄昏时分，人们从四面八方回家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

打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

刚走过来的并不感到奇怪，而且有几分窃喜。尧子营这个地方太偏僻了，至今没有柏油路通过来，一下雨路就不能走，深深的车辙汪着水，粘泥把鞋子从脚上沾下来，使自行车轱辘变粗而不能转，至于吉普车在四轮同时驱动的情况下，能否冲过泥泞，轿车是否需要抬起来恢复轿的本来面目，村民们就不大关心了，因为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鞋子和自行车。既然一下雨人们就被困住，人们就自愿不到外面去，就尽量在村里找乐子。打架实际上就是一种最刺激的乐子。打的人刺激，看的人同样刺激，被打的人更刺激。

而且打架以前还有长长的一段吵架、骂架。骂得非常脏，十分狠，极为妙，甚是美。有各种不同流派，不同的风格，是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骂文学。骂到极至是



唱着骂，手舞足蹈，声情并茂，谱成曲调，稍加润色，无论通俗歌曲，还是美声唱法，准能一炮打响，红得发紫。

所以后来的人兴致颇高，使劲往前挤。同时进一步窃喜，因为到现在招了这些人了，竟还没有人出来拉架，咱拉，咱拉。

拉架是最后一道工序。打到一定程度，就定然要出来人拉架。这跟城市不同，城市里有时围观流氓污辱妇女，而不敢上前拉开。农村不行，都是庄里乡亲，有个老理拘着，不能袖手旁观，到一定火候上，就得有人出面干涉。而且拉架也是一种参与，也很刺激，有一种权威感，一手托两家，调解纠纷，息事宁人，在庄众面前显得很伟大。

后来的人中很有几个人物，以为别人都制止不了，只等自己出来收拾残局呢。好了，我来了，借光，借光，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
人们就自动地给人物让开路，巴不得他出头呢。

但是人物僵住了，不吭声了，憋到嗓子眼儿的公允、光明、善意、客观的话不敢说出口，被噎回去了。

主持了一辈子公道，调解了一辈子纠纷，没想到现在不灵了。

他本人也不理解这股力量为什么这么大？是怎么传



达到他的思维里，从而控制了他的行动的。

李想梅生得很白净，顺着眼，柔弱得走路用两手捂着小腹，弯着腰，抬起眼睛看人都显得很费力，对人笑也无力做得很充分，刚刚绽出一丝就赶紧收回去了。所以平时的李想梅并没有什么威风，也不引导人们产生什么联想。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庄稼女人。

现在她变了，好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灵魂附在她身上，眼睛睁得很大，脸充满了血，眉毛立起来了，嘴一上一下地使劲歪，露着牙齿，恨恨地咬着无物，两只胳膊很威风地挥舞着。那坚定的眼神，猛狠的动作，无比明确地向人们宣布：今天我是打定了！看你们谁敢拉架，谁敢阻止我？

人们就不敢拉架，不敢阻止。

人们第一次领略到这个女人的意志是不得不尊重的。越是这么厉害，这么狠，越必须尊重。因为一旦不尊重，这种厉害和狠就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来。人们的合理联想或曰逻辑推理十分地敏锐了。

人们虽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但心里已经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动开了心眼，那就是怎么躲开他的算计，尽可能别惹着他。

这种惧怕和自我保护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攫住了每一个人的心，使他们失去起码的尊严和本来就不很



大的勇气，被迫作壁上观。

这个强有力的人物并没有到场，或者根本不在村上，但是他那胖胖的身驱，圆圆的大脸，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。考虑一切问题，做出一切行动，都得先看看这张大脸的意图。

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他是尧子营的主宰，人们怕他。他并不是每个人都伤害，相反他会给人办一些事情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才亡。他有这个权力，他是支书。他有这个能力，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。人们不敢逆着李丙章。柴清娥不就是逆着人家跟人家吵跟人家顶嘛，怎么样？躺平了。向上抛石头，留心自己的头。

眼里流出的鲜血洒在地上，头上揪下的花发踩在脚下。

柴清娥来了增援部队，她的女儿李燕粉和儿媳张香粉从那几个女人手中抢出她们的母亲。撕扯着乱打，高跟鞋掉了，褂子扯了，头发乱了，怀开了，露出了红毛衣。支书家的儿媳们个个都有几分人材，匀红点翠，穿着人时，一招一式，打得很从容，在众人面前娇喘吁吁，十分可爱。高跟鞋被拣起来当了武器，武器又打飞了，不偏不倚挂在了一家的院门上，漆黑的院门左上角，便悬着一弯红色的月牙儿。



二、钱弹

永年县纪委书记姜瑞峰郑重地对告状人李海恩说：“如果你所讲的情况属实，你就确实是冤了，我们一定给你做主，给你洗清冤枉！”

李海恩又要起来下跪，被老姜拦住了，说别跪了，你受了这么大冤屈，让人听了心里难受，该有人出来给你下跪才是。

李海恩说，姜书记，我一没钱，二没关系，只有到处给人下跪了。

他说现在这年头，没钱没人打不了官司。人家李丙章有钱有势，被告打成了原告。当时也怨我，我要是一声不吭，老婆子让人打瞎就打瞎吧，只当是自己不小心弄瞎的，害眼病害瞎的，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？不就免受牢狱之灾了吗？可是但分有点血性的人，谁能忍下这口气！

我是他李丙章逼着才打官司的。我不知道打官司得花钱，得有人？知道。所以咱不想告官，想调和调和私了算了。我把前后两院本家的人都召集在一起，商量怎么和解。可是人家那一方根本就不来人。我又叫本家的一个兄弟去说和，条件也不高，先向我们赔个不是道个歉，再到医院看看柴清娥的伤，给负担了医疗费，这就